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美) 悉尼·胡克 著

徐崇温 译

对卡尔·马克思 的理解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522575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Sidney Hook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John Day, New York

1933

根据美国纽约约翰·丹出版社1933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徐国金

封面设计 王晓姍

技术设计 刘忠凤

[美] 悉尼·胡克著 徐崇温译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300 千

1989 年 1 月第一版 1989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200

ISBN 7-5366-0891-8/B·21

定价: 4.50 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

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

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例。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本 序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是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所写的一部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书。

胡克是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一个致力于用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人士。而《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则是他在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时候，发表的第一部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书。

由于在当时，在客观上，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看来似乎是摆脱这种局面的最有生命力的抉择的时候；在主观上，胡克当时还厕身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之中，在1932年曾积极支持共产党候选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同罗斯福、胡佛相抗争，而在本书中又猛烈抨击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因而，它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书评家柏尔曼曾把此书说成是“叙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最优秀的英文著作”，南斯拉夫的弗兰尼茨基院士则把此书列为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最著名的代表”的

“引起广泛的兴趣”的著作之一。

但是,在另一方面,尽管胡克在这本书中自称它不是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也不企图在其中加进一点不是马克思思想所固有的东西,而只是“促使人们注意”“马克思思想中被遗忘了的诸方面具有着现代含意”。然而,在实际上,这本书却是一种用实用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表现。所以,在事情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女皇学院的哲学教授尼古拉·卡帕第还回顾说:“胡克至少在任何别人之前30年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连续性,更重要的则是理解、结合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新奇方式,产生出一种超越其源泉的、抗意识形态的混血哲学”^①。

胡克在本书中展开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实用主义解释,在一些方面接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特别是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阐述的观点。胡克在本书的序言中,曾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并特地指出前者强调辩证法,而后者则论述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践——历史轴心;虽然在某些方面,胡克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实用主义解释,又是和卢卡奇、柯尔施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

那么,胡克在本书中展开的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解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特征呢?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胡克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双峰对峙

① 卡帕第:《悉尼·胡克个人画像》载《悉尼·胡克——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家》,1983年巴法罗版,第18页。

中，胡克站在人本主义思潮一边，主张在人与世界、意识形态与科学、价值论和认识论、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中，强调前者而否弃后者，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他在本书中强调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本书第26页）。

也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胡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而否定其科学性。在胡克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战斗哲学”、“社会行动的哲学”、“社会革命的理论”，说它“预先假定着一种阶级倾向和一个阶级目的”，是一种“旨在达到一个阶级目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法”，它高于或低于科学，但不是科学，因而要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客观的科学’，乃是阉割它的阶级性质”（本书第12页），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一种实在主义的社会行动方法”（本书第96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结论统一的问题上，胡克主张把两者分解开来，强调方法而否弃结论。他认为，“正如可以将黑格尔的方法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分解出来那样，也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任何特定系列的结论……任何特定的政治战术中分解出来”（本书第10页），而“马克思思想的带有特征性的东西，就在于他用以解决这些问题和达到他的目的的辩证法”（本书第61页），所以，在方法和结论的统一中，“结论却是引伸出来的，而不是主要的，它们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本书第10页）。

在有关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问题上，胡克认为，“他〔指马克思〕的任何著作都没有对其学说作出确定的和完成的表述”，而且是“含糊暧昧的学说”（本书第8页），因而“没有一种行动会不适当到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来加以表述，没有一种政策或原则的宣言会深奥难解到不能用马克思的某些原文来加以支持”（本书第14页）。

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胡克强调灵活性

而否弃原则性。因为“对于变化着的情况作出能动的反映,总是及时的,因为任何一个运动,如果没有适应于变更着的周围环境的灵活调整,就不能够生存下去,所作的事情就是应付当时的需要,然后再证明其正确性”(本书第14页),在胡克看来,理解就是行动,成功地行动就是构造,实践和成功的行动是可理解性的标准。

在哲学世界观与社会革命理论的统一中,胡克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革命理论,而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它所具有的在“逻辑、心理学、形而上学”等方面的广泛含意所构成的“松散的学说体系”(本书第204页),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命题,在胡克看来,“人们甚至不能说它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总之,“不能够从它的较为广泛的哲学演绎出它的社会理论来,因为这种社会理论在逻辑上并不是为任何一种哲学所必需的”(本书第204页)。

第二,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

胡克认为,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社会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这一点出发,必须强调精神,也即人的知觉、思想、认识的能动性,强调人在历史上是能动的。正因为如此,他就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世界观,说成是“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能动主义”,或者“关于相互作用的物力论的哲学”(本书第30、54、63页),而把坚持“一切实在都归结为运动着的物质”的观点,叫作“机械的、简单化的唯物主义”(本书第30页)。

那么,所谓“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能动主义”,或者说“相互作用的物力的哲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胡克看来,这意味着“马克思拒绝把社会经验分裂为某种只是原因的东西——外部世界,和某种只是结果的东西——意识,而力图说明从自然、社会和人的智慧这三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怎样产生出社会变化来”(本书第71页);在他看来,知觉的出发点,并

不是一方面是一个客体，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同它相对立的主体，“不，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着的过程”（本书第80页）。

那么，坚持“把一切实在都归结为运动着的物质”的观点，为什么是“机械的简单化的机械唯物主义”呢？胡克说，那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除非假定精神产生出它所对之发生作用的东西，否则就不能解释事物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第6页）。

第三，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

在本书中，胡克还从他所说的这种“能动主义”出发，猛烈抨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在胡克看来，马克思是和黑格尔一样地反对那种“认为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一个反映或者符合外部环境的观念”的真理观和反映论的，他说，这是“费尔巴哈的爱的政治在政治上的消极被动主义”的“根源”之一。胡克认为，观念媒介着一切社会活动和变革，所以它就不能是一些消极的映象，它们必须是一些能动的工具，反之，“如果观念只是一些反映，那么，它们又怎么可能有助于改造或革新事物”（本书第31页）呢？胡克还责问说：“怎么能够判定其感觉是否同外部世界相符合”，以及“怎么能够知道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本书第31页）。

胡克认为，“认识是一件能动的事情，是一个在其中存在着事物、文化和精神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感觉则不是认识，而是认识同它一起发生作用的各种原料的组成部分”（本书第55页）。他说，这是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其《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所采取的立场，谁要是认为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准确的复写，并且本身就能产生认识，那他就不能避免宿命论和机械论。

在胡克看来，正确的观念就是一种为我们的实践活动（它表现观念的意义）同外部对象（它引出这种观念）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证实的观念。他说，“既然我们所力求知道的客观情况，

由于检验活动的缘故而发生了某种变化,那么,就必须把观念同事物之间的符合,看作是事后的,而不是事前的”(本书第 87、88、89 页)。

胡克还认为,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没有充分强调这个能动的实践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而接受了费尔巴哈浅薄的公式,他用求助于实验和实践来揭开这个秘密的作法,并不比休谟的现代信徒们“更加接近于非感觉主义关于真理和存在的轨范”(本书第 31 页),直到 1892 年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写的英文版序言中,他才“回到了马克思这一边”,即在实际上抛弃了早先的感觉论,而采取了一种明确的经验主义者的观点(本书第 31 页)。

同样地,胡克认为,列宁忽略了他的政治能动主义和作为其基础的、表现在《怎么办?》一书中的关于相互作用的物力论哲学,同他在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非常热烈地加以捍卫的认识机械符合论这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性,在后面这本书里,列宁在关于“感觉是物质的复写、摄影、映象和镜子似的反映”以及精神在认识中并不是能动的等等表述中,逐字逐句地仿效着恩格斯。而在列宁的政治的、非专门的著作中,却不存在这种二元论的洛克式认识论的痕迹,例如在《怎么办?》中就强调“阶级意识在社会进程中的能动作用”。胡克认为,这才是“他〔指列宁〕的真正的哲学”(本书第 55 页)。

第四,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

在胡克看来,在应用辩证方法的任何地方,都以行动的姿态为其必需条件,它是从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去探求自然、社会事实的客观知识的,人的活动是作为一种必要因素而参加进去的,所以,胡克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主要地适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本书第 66 页),而不是自然界。胡克强调说,在马克

思那里,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辩证法乃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辩证方法是理解这种韵律并参加到它里面去的一种方式。

第五,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

胡克首先否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他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意味着历史无非是经济上的活动而已,而这是对一个批判的思想家的最荒唐的歪曲。

接着,胡克又在有关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的问题上,对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的论断提出异议,他认为,说每一个问题都会找到它的答案,这是没有什么逻辑的、科学的或社会的必然性的。为此,他先是从科学、艺术和文学方面举例来否定这个论断,说“除非能够证明莎士比亚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实际诞生,是包含在16世纪的英国的文学发展中的,牛顿的诞生是包含在17世纪的科学发展中的,否则的话,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够主张说这些人是由他们的环境所产生的。但是,要假定在生物学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存在有这样一种有机的联系,却又明明是荒唐的”(本书第138页)。接着,胡克又转到社会历史和政治领域中,认为恩格斯在致施塔尔根堡的信中坚持这个论断,意味着抛弃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唯物主义而屈服于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

通过把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出现说成是偶然因素,胡克得出了否定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客观规律性、必然性的结论。他说:“在历史中并没有什么必定的东西;而只存在有条件的盖然性”(本书第141页),因为,例如通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那些社会规律,虽然并不是由人创造的,但是,这些规律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所借以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究竟是否存在,却取决于阶级的意志和活动。所以,“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根据事物的本性命定地要实现的某种东西”(本书第95页),促成共产主义这种革命理想得以

实现的历史因素,是人的抉择,而这种抉择所表现的,不是客观规律性,而是人的自由。他强调说,“人的自由在于:在为他所设定的许多可能的情境中,自觉地选择一种可能性,那种选择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本书第153页),所以,“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的、价值或决心而行动的结果”(本书第88页)。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实际上是胡克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的一个提纲,特别是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论述来说,更其如此。这是因为全书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去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问题,而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则没有根据马克思本人的原文来加以详细论证,对于马克思的方法论,甚至没有加以展开。

所以,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发表之后三年,胡克又发表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书,其中通过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分析,论述了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再四年以后,又发表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其中又通过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批评,详细展开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为使读者对胡克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一个比较完全的了解,本书特地把这些材料收在一起,作为他对马克思理解的第二、三编,而把《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作为本书的第一编。

从上面展示的胡克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这种理解针对着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一种消极被动的经济决定论,而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能动作用,并且把这种能动作用贯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应当说其中有一些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一些虽然就其观点来说是不正确的,但就其问题的提出来说,却又是有参考价值的。然而,就总的方面来说,胡克的这种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比较起来,却又是一

种“方向相反的歪曲”，就是说，它在强调能动作用的时候，又使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偏离了唯物主义，而转到了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唯心主义方面去了。

十分明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针，剖析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结合面临的任务，更好地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译 者